

另一种

诉讼

激情现在时系列

隋建军◎著

远方出版社

LINGYIZHONGSUSONG



激情现在时系列

隋建军◎著



另一种 诉讼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种诉讼/隋建军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3. 9
(激情现在时系列)
ISBN 7-80595-901-3

I. Ⅰ… II. 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6667 号

激情现在时
系 列

另 一 种 诉 讼

著 者 隋建军
责任编辑 王炜烨
封面设计 隋建军
总体设计 王炜烨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话 4919981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2 千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6 000 册
ISBN7-80595-901-3/I·341
定 价 18.00 元

内 容 简 介

一部言情与反腐的交响乐

张劲松和董梅在同单位工作十几年后，自动要求离职。

张劲松在家搞起了倾心的文学创作，妻子苏慧在一家不景气的律师事务所当律师。他们生活出现了危机，苏慧不得不到老同学李克来的公司做律师。

董梅的妹妹董菊曾在李克来的公司当律师，公司派她出差，人便不明不白地死在了香港。董梅弄清了妹妹的死因却招来了杀身之祸，之后，张劲松又做起了董梅没有完成的工作。经过善与恶、美与丑的激烈较量，终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正义最终得到伸张！

小说把一波三折的情感线索与一触即发的激烈搏斗融为一体，高尚与庸俗、正义与邪恶的交锋跌宕起伏，是一部言情与反腐的交响乐。

第一章 心海湖 在心海湖村民的眼里，商人的身份是不会错的。心海湖的父老乡亲虽然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但是，对商人还是能一目了然的。 1

第二章 最后的晚餐 苏慧却十分平静地把身上的毛巾被往身上掖了掖，苦笑了一下，说：“没什么意思，过日子嘛，就是这么实实在在，怎么，我的话不中听？不过，日子就是这么琐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不就这样一天天过来的吗？像我这样的女人你碰到了算是你的福分，不然，这家早就散了摊了。如果我说的话你不爱听，那是因为，你以往也好，现在也罢，所有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如果按照你的思路往下走，你的老婆和儿子都会活活饿死……”话说到这儿，她索性把毛巾被扯过头顶，把头蒙得严严实实。 13

第三章 冰谷幽魂 他身不由己地重新坐回到写字台边，克制着手的颤动，在稿纸上写下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冰谷幽魂》。 26

第四章 几度夕阳红 董梅大声地说：“我是一定要来的，张劲松没了单位，单位也就不会有什么关照。如果再没有什么朋友来，真是告慰不了做母亲的。”说着女人掏出手绢擦起泪来。 41

第五章 杳无音信 张劲松想伸过手来，抚一下董梅放在桌子一头的一双白皙的手。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便意识到，没有了与苏慧的那方面的生活，也就多了另外的 53





冲动来。想到这里，他便感到脸上有些发热，当目光重新移到她的脸上，她的目光也充满了异样的光芒，盯着自己。

第六章 克来公司 楚明光从洗漱间出来，
赤着身迎着床上的女人走过来，从另一边上了床。 67

董梅是闭着眼睛的，呼吸是屏着的，这真是一种极难得的生活体验。女人这样想着也就有了一丝安慰。

第七章 情感的紊乱 男人把门重重地关上，先是脱去了自己的衣服，又开始脱女人的衣服。女人微微睁开死鱼般的眼，还嘿嘿地笑了两声。他便往女人的脸上猛扇了一巴掌，出于什么看来只有男人知道了。巴掌落下后，她才又睁开死鱼般的眼来，不过像是看清了眼前的男人。她像是要挣扎的，但是表现得是那么无力，便昏昏沉沉地斜在了床上，盯着男人跨在了身上。接下来一阵晃动，女人的眼便睁大了，不过她没有挣扎，却发出难以控制的叫声。 78

第八章 梦也滴滴 “你真行，一蹶不振的，好像谁欺负了你！”男人说着，便把衣服往下脱。灰黄的肌肤显出力量来，最后留下了裤头，来到了女人的跟前，有意地最后把它粗暴地撸下来。 89



第九章 爱是无罪的

她就以女人的本能反复地回忆关

101

于男人所说的那段似是而非的年轻的爱情，真的想来，倒是要人感到可笑。如果那也是爱情的话，恐怕这世上也就没有爱情了。

第十章 现实无情

曾经历的便如影般地浮现在了表层，它的

113

宁静永远不能欺骗谁，为什么要被欺骗呢？活着的痛楚多了些许欺骗，也就更加的无味与无奈，然而，生命却像总在玩着这样的一种游戏，有时，它倒要欺骗你。

第十一章 死者无言

城市被污染了的天空在傍晚的时

124

光中显得更加灰暗，好在，这一隅天地倒合了女人的性子。墓碑前的那束灰绿的秋菊，在中午把骨灰安放在墓碑下时还是娇艳的，现在却没了样子。本就软弱的花瓣已经彻底蔫了。

第十二章 路还得往下走

巨大的阴霾埋过了头

132

顶，带来狂暴的风雨时，三个仙人掌般的男人的头便淹没在一片汪洋中。当她走过了一段弯弯曲曲似有若无的小径，拨开几条遮着眼目的柳枝后，有人便告诉她，她所挚爱的那株仙人掌是被大水彻底地毁灭了。





第十三章 不是循规蹈矩 她便坐起身来，侧过 143

腿来一脚把身边已经睡熟的男人蹬到地上。黑暗中他像个落水拚命的人，一阵狂乱后又重新爬到床上，他并不明白眼下发生了什么事，却要捂着身子重新躺下。她便又是一踹，他这回是彻底地醒过来了。

第十四章 另一种接触 苏慧苦笑了一下说：“我最终 154
要在法庭出场的，为什么我不能去呢？我真是不知你总是背着我在做什么！”

第十五章 老调不可重弹 他一时显出 165
几分轻慢来，伸出手抚了几下女人的发丝，低声说：“其实，你是对的，它本是不香的。你就是使出全身的解数，也是嗅不出它的香味的。”

第十六章 缠绵的苦楚 屋里有着昏黄的 177
灯光，墙上装着各色铝塑板。沙发前茶几上的花瓶里插着一束灰白的马蹄莲，一边是一盘水果和一瓶“人头马”。茶几边上是一架饭店里用的推车，上面蒙着一块灰黄的布。

第十七章 触摸比感觉更好 她便为刚才说出的 191
那句话有些难过。



他开始哽咽起来，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在了裤子和手上，女人忙掏出手绢来送在男人面前。

第十八章 春天的狂乱 204

灰暗的烛光便重新点燃，随着灯的燃起，生命的气息开始笼罩着两个人。她捋了一下铁样的发丝，笑了笑，眼中刚才的泪痕是因为一个不太严肃的故事引出的，这样的伤感带着情趣，就让人好笑和怀疑。

第十九章 重返心海湖 217

心海湖傍晚的景色极其诱人。

一汪湖水离得老远便映入了眼帘，西边的落日投下灰褐色的影子，把湖水映成了灰紫色，临近公路这边的湖畔长满了芦苇。灰绿的芦苇随着傍晚的风往一个方向拂着，给人一种自然的节奏感。

第二十章 故事刚刚开始 231

他俩往湖水眺望了许久。

他扭过身来，看着眼前女人一身的妩媚，身不由己地把她拢在了怀里。

几十年来休戚与共的岁月，她在他心中总是有些单薄细软的身子，原来是十分的厚实的，特别是前胸柔软的女人的味道，搞得他浑身酥软。



第二十一章 我谁也不认识 便有人真 246
是在街上
看到一位精神病般的女人掉臂前行着。她目光坚定，
一如既往，像是向着一个标杆直奔着。

第二十二章 错的只有一个人 257

周侔子马上打断了她的话。“这年头是好，是活了！偌大的草原上什么样的牲口没有？不过，人活着还得有原则，做个农民也是有原则的！当然，我周侔子也做过不好的事，可是，在大事上我周侔子绝不会掉链子的。心海湖绝不是哪个人的，在心海湖的事上，我没有任何个人的想法。”

第二十三章 秋季是一种心情 269

忘却便是另一种享受，一切丢在了无声无息中，常新常在的都在萧瑟之中了。一份温暖的心情便十分的珍贵，不是逍遥，只是一切置在高处或边缘的那种感觉。

第二十四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282

她也没有请他进屋，便转身上了楼。过了足有十分钟才从楼上下来，一身灰紫色的真丝长褂，长长的前袖上用手工绣着一朵灰粉的、间夹着灰绿的芙蓉花，没容他往下看个清楚，不知它是出自荷塘还是什么地方，不过，它还是要他想到了那句有关它的美丽的话。

第二十五章 心海湖也孤独 柳光春气 294
愤地拍着

胸脯说：“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我们的权力不就是这些父老乡亲给的吗？是他们养活着我们这些人，又给了我们管理国家的权力。难道我们这些政府官员就把他们用心血和劳苦换来的金钱随意地往出大把大把地撒，甚至更恶劣地往自己腰包里揣不成！”



第一章

心海湖

在心海湖村民的眼里，商人的身份是不会错的。心海湖的父老乡亲虽然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但是，对商人还是能一目了然的。

1

要说可心的田是心海湖的田。

要说可心的水是心海湖的水。

要说可心的草是心海湖的草。

要得可心的女人心海湖才有。





心海湖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它，在它所在的西部省份的地图上你要是把眼睛睁大，细心找的话，也得费点神。它不大，几十公顷的水面不太显赫，不过，在当地人眼里，它是有着万般神韵的，就像前面说的四句话。

这一年仲夏的某一天，两辆闪着晌午阳光的奔驰 800，晃晃悠悠地从不宽的乡间土路，扬着干燥的黄尘沿着心海湖往南，绕过心海湖村口的那株几个人抱不拢的胡杨树，停在了村子中央。

原本安静的心海湖村，顿时被县长赵洪小陪着来的几位西装革履的商人，搅得像过大年似的。

在心海湖村民的眼里，商人的身份是不会错的。心海湖的父老乡亲虽然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但是，对商人还是能一目了然的。心海湖地理位置和它的有些含糊的历史，使他们对商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因为，他们世代依偎着的心海湖，据说在久远的年代本是一个商贾云集的城市，它的繁荣在古“丝绸之路”的记载中就有显示，但是，城市连同它的繁华却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天灾中沉在了——一汪潭水之下……

2

岳旺春是随着蜂拥着的村民，一同跟在油头粉面的城里人的身后往村委会过来的，不过他离商人与县长要比别人远，他是打心里不愿意像条狗似的跟着什么人的。他是农民，骨子里却瞧不起自己农民的身份，好在，经过他几十年含辛茹苦的奋斗，他的一双儿女已经插上了金色的翅膀，飞到了省城，筑起了他们城市生活的巢。可能正是想到了变成城里人的一双儿女，他停下了自己有些盲



目的脚步，脱离了流水般的人们。

“看来是快了！”

有人凑在了他的耳边说出了这句有些莫名的话。

说话的人，是绰号“周侔子”的光棍汉，今年六十五岁的周侔子是1949年刚刚解放时，一个人拄着讨饭棍来到心海湖村。他自称家在保定，家里人死绝了，一个人不想留在原地就过来了。他说着一口听来走了味的当地口音，故得了这么个绰号。

岳旺春眨巴了两下眼皮，仍没开口。

周侔子又说：“看来心海湖要易主了？”像是问话，又像是肯定的话。

岳旺春苦笑了一下，瞅了眼光棍汉，气不打一处来地说：“咱管不起这些，我只知管好了自家那几垄自留地便是了！”丢下这句话，人就要走。

胳膊却被周侔子扯住了。

周侔子得意地看着岳旺春说：“老小子，虽说你在别的事上没有失算，可在这事上如果闹不明白，非吃大亏不行，我没记错的话，你家那几亩地正是在湖畔的，这湖没了，地还会有吗？”

岳旺春没了话，眼便又眨巴了两下，目光跃过周侔子的肩往村委会的方向望去，村委会那没门的院口上，站起了两位看门人，把看热闹的村民拦在了院子外面。

岳旺春叹了口气，周侔子苦笑了一声。

岳旺春便也苦笑了一下，低声说：“晚上来家里坐坐？”

像是这好半天的游戏终于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周侔子拍着岳旺春的肩，自豪地盯着他，两个人会意地笑了。

“那又怎样？我不愿意，你愿意你做就是了！”岳旺春的老婆膀



大腰圆，撸着袖管站在院子中央，对丈夫要她为周侑子简单炒几个菜大为不满，显出几分威风来。

岳旺春陪着一脸的笑，瞅到隔墙邻家院子里没有什么人，低声下气地说：“你以为没咱的事？我瞎了眼了他请到家来，你不想想我岳旺春是个什么东西？说起算计，还没有什么人能算计过我的！你没听说，心海湖要易主了，我们家的那几亩地……”

话听到这儿，女人睁大了眼，竖起浓浓的眉，眉心几次拧在了一起，嘴唇抽搐了几下，还是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一直鼓着气的胸膛便松垮了下来。她晃着一双对五十来岁的女人来说过于丰满的乳房，十分不情愿地往炉灶走去……

3

周侑子是在天有些朦胧的时候进了岳旺春的家门的，这个时间岳旺春两口子是满意的，他们不希望左右的邻舍看到周侑子吊着双臂十分神气地来到他们家，满村的人对这个姓周的外姓人有种与生俱来的厌倦。厌倦的不是他的姓，倒是他的人，一个男人总没有成家就是要人感到不自在，心海湖村远没有穷到娶不起老婆的份上，而他不娶，至于出于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往后的故事还多，这里也就对关于周侑子的生理也好、人性也好的传言不再详说。

两个人喝了几盅后，一直在旁边伺候着的岳旺春的老婆有些不耐烦了，她站到了周侑子的侧边，来气地瞥着丈夫，这个位置只有丈夫能看到。

岳旺春笑了笑，盯着周侑子说：“你小子把关子卖到天亮不



成！”

周倚子笑了笑，扭过脸来斜眯了眼岳旺春的老婆，说：“不瞒你两口子，说实话，你岳旺春家的福分正是我这胖乎乎的弟妹带来的，你一身的干骨架子本不是什么富贵的人。”他以为他的话能讨得女人的一丝满意的，没想到女人脸上无表情地抽搐了一下，离开了桌子。

讨了个没趣，周倚子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可能是认为不能再抻下去了，吃了几口菜，自饮了一杯酒后说：“这事你可要听了就咽在肚子里，说出去对谁都不好！”

岳旺春无奈地耐着心苦笑了一下。

周倚子把脸凑到岳旺春的面前，低着声说：“这大买卖是‘县太爷’做的，我们这些人也就只能私下里议论议论而已，闹出事来对谁都不好。”

一边的岳旺春的老婆不屑一顾地苦笑了一下说：“都什么年头了，你别把话说得这么怕人，什么‘县太爷’，你以为是国民党的天下？”

周倚子严肃起来，哼了一声，清了下嗓子说：“听说一出手就是五十年！五十年呀，你我还能活个五十年吗？”

岳旺春睁大了眼，瞅了眼一边的老婆，老婆的一双浓眉大眼也透出几分关切来。

周倚子严肃的脸有了些许神气，借着劲端起酒杯来自饮了一杯，往嘴里挟了菜有滋有味地大嚼一气后，低声说：“那老板姓李，叫克来，十几年前去了国外，听说现在有好几个国家的护照呢！”

岳旺春的老婆苦笑了一声说：“你别扯这闲话，我不愿听，还是往下说说咱们的心海湖吧。”

周倚子苦笑了一下说：“五十年的租期才给了这么个数。”他伸



出左手的两个指头来，在灰青的灯光下变冷的酒菜上晃动了两下。

岳旺春眼珠子随着晃动的手指转了两圈，沉着声问道：“两千万？”

周侑子苦笑了一下，一边的岳旺春老婆急着揉了揉周侑子一把。

周侑子狠着声骂道：“他妈的才二百万，还他妈的不是一次付清，在今后五十年分五十次付完。”

岳旺春听到这里，气不打一处来说道：“这不是顶于啥也没做嘛，把个好端端的东西要人白使唤！”

周侑子也来气地说：“谁说不是，可上面倒是有好嗑唠的，什么引来外资可以带动一下我们心海湖的经济啦，什么适应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了，我们村自有迎合的，什么心海湖人今后就要成为城里人了……”

岳旺春来了气，把手中的筷子啪地一下扔在了桌上，高声嚷道：“谁他妈的愿意让用用去，他们别想打我那几亩地的主意！”

周侑子的脸严肃起来，沉声说：“这不来了，你小子可别来这套，我倒是替你算计了一下你那几亩地，一年下来满打满算也就是千数块钱的收入，少了它你也不会饿着，因为，你不同别人，你的一双儿女在外面，稍微打闹点也够你们花费了。倒是难在了别人家，可这事，我只愿意和你说，你岳旺春毕竟与别人不同，你想，先和你说了，是想要你拿个主意，别到时真算起账来，都卡了壳！”

岳旺春苦笑了一下说：“你小子抬举起我来了。”抬起脸来往四下里看看，目光最终落在了老婆脸上，老婆一脸不乐意，像是今晚上的饭菜并没有换来什么结果。

岳旺春忙沉声说：“你周某人可不是一般人，有什么主意和老